蔣介石限一週間必下開封

（小記者）

□對二路軍事極抱樂觀　□張惠長又將大顯身手

閻馮部隊、紛紛出動、傾全力於隴海、中央軍亦魚貫渡江、蔣主席且御駕親征、誓師北上、固也兩軍對壘、得庇神佑、及總理在天之靈、蔣席之指揮得宜、將士之忠誠奮勇、雖閻馮頑敵、軍旅饒勇、雙方接戰、各有勝負、但最後中央軍節節進攻、閻馮所部、棄戈而遁、克歸德、奪毫縣、捷電傳來、朝野沸騰、但吾人之好作杞憂者、當斯四方多難、隴海風雲、雖告沉寂、但津浦北段、又見緊張、魯境敵勢、甚爲猖獗、未悉英威如蔣主席、對此一波未平、一波又起之戰局、其將何法禦之耶、現據知蔣氏者云、刻蔣氏見四周環境雖險惡、但其進取之心、固未嘗稍餒、蓋閻馮雖合夥併作一氣、但此中惟以馮爲耐苦慣戰、聞云「擒賊擒王」、馮既負敵方指揮軍事之全責、故蔣主席現下決心、訓令所部、限一星期攻陷開封、再取洛陽、蓋馮氏之惟一根據地、即在鄭洛、故必先搗其巢穴也、魯境方面、形勢雖甚嚴重、但已責成陳調元、韓復榘二人負責、俟攻陷開封後、再返麾指揮、刻總司令部參謀林尉、已奉蔣令、往歸德宣慰各軍、訓勉士兵、乘勢進取、蔣氏並派太平號鐵甲車隊長周自珍、率領一列、巡視沿途各軍、勘察陣地、航空署長張惠長、自長途飛行成功後、身居顯職、此次討馮、飛機擲彈、獲效殊多、蔣主席固嘉獎有加、但豫民則無焦類、現飛將軍又抵前方、暫駐歸德、指揮各戰鬥飛機、繼續投擲炸彈、轟擊、蔣氏日來容顏雖四馳疆場、彈精竭慮、而見憔悴、但精神頗爲煥發、且態度容雍、對中漢隴海二路軍事、極抱樂觀、云准一周間、誓摧殘敵、必下開封云、

張學良三十壽誕誌感

（仲）

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、本月三日爲三十壽辰、張氏以國事蜩螗、乃堅請張氏決力從撙節、不事鋪張、張以衆情難却、亦無可如何、議定後乃由遼吉黑熱四省軍政長官各派專員、協同邊署事務處人員、在半月以前開始籌備、茲將是日盛況誌之如下、

張公館　以時屆初夏、郊外空氣新鮮、實適駕乎熱鬧之城市　乃決定設在北陵長官別墅內、大門前特紮搭五丈多高之　壽棚座、柵作春式、極雄偉壯觀　自大門以迄壽堂、綿亘約一里之遙、棚內頂間及四壁均繪以彩畫、鮮艷奪目、壽堂內均舖以西式精美地氈、另設司令長官座於正中、三日上午十時　張始由公館赴別墅、受文武僚屬並各外國駐地領事之祝壽、聞將主席與夫人宋美齡女士亦有電往賀、原電云漢卿兄、暨鳳至夫人賜鑒、賢伉儷三十華誕　中正等關山修阻、未能趨賀、謹電祝福壽連綿、德澤廣被等語、餘興有抵達多日之北平名伶程艷秋演藝、此外尚有著名日女之魔術家、遊藝之多、爲歷來堂會所未有、昭陵道上、萬炬齊明、輝映人影、大有不夜城之盛況也、

派別小言

（章貴三）

民國以來、內亂頻仍、派別之多、如過江之鯽　鬧得烏烟瘴氣　我們一班小百姓、簡直莫明其土地堂、即照現在論、着名的如寧系將介石　晉系閻錫山、奉系張學良桂系李宗仁、故組汪精衛西山鄒魯謝持、以及……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　我們亦無從批評　只知誰能造福人羣、爲國增光、便是真革命、反之即是國賊、外患迫切　早通電　舉行辦壽、惟一般僚屬、僉以相從有年、值茲壽

北方黨務擱淺

（蚌殼）

△王法勤泣不成聲
△陳公博不問時局

北方黨務問題、糾紛未解、雖協商

蔣主席起用萬選才

（霞兒）

□安徽第十八路總指揮萬殿尊、並其秘書處長劉乃前十本月私怨　且劉乃前十戰開幕之始、賴以找敎鴻偉……等、數次活活央軍第一路總指揮、劉導第一軍全體官兵　奮勇擒獲　押於首都軍法處、振華之胞姪、暨雙方未曾進展迅速　先後復砌　待遇優渥、其擒獲之原因　開戈之先、即行派人來徐山歸德　並將逆方　二路　太平出於劉茂恩及戈投　，祕密接洽，迫反戈後、響　首聞已委爲第十八路總指揮萬選才、及其旅長　順所敎、蓋劉萬一人、平　中央即正式委爲十一路總指揮、繼劉振華之遺位、故萬之生擒、而劉氏厥功至偉、

頃據總部友　云蔣氏曾有電致京，有起用萬選才之意　蓋萬氏亦　可造之才、若起用之　閻方必受影響　聞已委爲第十八路總指揮矣、

各部駐滬辦事處之撤銷難

（白帥）

國民政府外交部財政部工商部等、爲謀辦事上之迅捷與便利起見、而一治駐滬辦事處之設立、惟其實際工作、則除接遞各界文件　及招待外賓外、別無其他効用　該辦事處等均直隸中央、不受本市黨部及政府之監督發證　對本市的治安方面、殊多妨碍、月前本市曾六次全市代表大會時、對於此案、嘗經一度提及　曾於整飭本市行政內、有下列之決議、在本市範圍內而不統屬於市政府之一切機關、有等於虛設者、如中央各部會之駐滬辦事處、有駢枝者、如上寶印花稅局等、亟令仍本明令裁併、應請中央轉令國民政府迅予撤消各節呈報、而一治權、業經由大會呈請中央去後、中央亦深知此等畸形之駐滬辦事處、於工作毫無裨益、每年徒耗如許公帑、自應即予裁撤、即經咨行國府各轉令各部迅予撤消　工商部奉令後、業已遵照辦理結束、如期撤消　惟外交部、以該駐滬辦事處完全係招待外賓、及與各國領事討論外交上之各項問題而設立　若一經撤消、則辦事上頓感隔閡、認爲不能取消、同時財政部亦以財政問題、時須與滬各銀行及商界有所接洽、認爲不便遵令取消、均經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請予保留、未知國府將何如處置之也、

□護飛路亞爾培路回力球場、今晚有供職福州路花旗總會之王文正陸根南華人、及M、Estrada G、Travos二日人、作空前未有之精彩比賽、此種球術、本爲西班牙人絕技、今華人日人作破天荒之參加、定有一番可觀、又明後兩晚、爲該場香檳預賽、十六日正式比賽開獎云、

吳佩孚有抵柱中流之意

（一謂）

日者本報嘗紀吳佩孚通電、勸告和平之說、以各大報未見隻字登載、不敢遽以爲是、惟其有默窺各方意見、隱示衆足重輕之概、則可斷言、茲復聞有劉存厚、田頌堯、鄧錫侯、楊森、劉文輝等、一躍川中將領、復電應和、以有一小部份之投契、在各大報所以不著一字者、蓋知中央軍、自信實力雄厚、餉械足備、一秉總理遺訓、不妥協、大無畏之精神、以撲滅反動爲職志、視吳佩孚等之殘餘軍閥、欲以一紙電文、勸告和平、正如蛾蜉撼大樹、曾無一顧之價值、故均無紀載之必要、而不知西北軍、却因此隱增其勢力不少、即汪(精衛)陳(公博)輩、亦觸處有威、於黨統問題、漸見融洽、不日將發表宣言、有急轉直下之勢、所謂以軍護黨、以黨救國之說、在北方社會上、亦頗爲有力之主張、絕不聞西山改組派列之爭、蓋明知黨無實力、在南方或可以鼓動工潮、供一時之利用　在北方尚談不到此、若謂農民運動、則徒與共黨以機會、恣其殺人放火、粵桂兩車、堪爲殷鑒、在江蘇各處、亦嘗被共黨小試其技、紙犧牲無數良民、於本黨主義上、絕對得不到絲毫益處、轉談人民信仰之心、遂形成以軍護黨、以黨治國之說、有由來矣、惟據川中人言及吳佩孚、則始終不談黨事、即地方人民、亦尚大都不知現爲黨治國家、依舊過其憑此天險、閉關自守之生活、然亦因地方尚稱富饒、不待外求也、而吳之得以久蟄其處者、尤賴黨的主義、直傳尚未普遍、否則豈能使一日安戰、至其此次欲圖再起、既不願依附閻馮、尤未便將順中央、爲鳴誠鄭之詞、儼然以第三者地位自居、近復語人、謂馮玉祥亦嘗開口言黨、閉口言黨、過其投機生活、其實配不到他言黨事、　初所以致敗也、方今世界各國、除赤俄外、或爲君主、或爲民主、舉莫不有黨會左右其間、互爭政權、爲一時勢力之消長、惟現在中國、則爲黨主、猶如耶教戴一十字架爲尊、其屬餘、則如牧師神父之類、其爲實力、蓋亦僅耳、所以不可無軍隊之擁護、欲戰反動、遂啟國內之戰亂、我非不欲黨者、特不欲爲黨之組織、願處于超然地位、苟有主義、亦何嘗不可爲國哉、除其言、於黨主二字　說頗新穎、於醒日武力統一之迷夢、亦稍稍悟矣、有謂其將出兵應戰者、尚非其時也、昨(十日)本報所紀往漢口破獲吳佩孚之祕密機關、據聞並非吳之嫡系　蓋另有其人也、